

青春读书课 珍藏本 第一卷
成长教育系列读本

1

成长的岁月

我的学生时代读本

[下]

严凌君 主编/导读

请你告诉我如何爱自己，我才有力量爱这个世界
繁星满天，我渴望其中有一颗
就是我



青春读书课·珍藏本 第一卷

成长教育系列读本

严凌君 主编/导读

成长的岁月

我的学生时代读本 [下]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读书课. 成长的岁月. 下 / 严凌君主编、导
读.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507-2177-7

I. ①青… II. ①严… III. ①阅读课—中学—课外读
物 IV. ①G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8134号

青春读书课. 成长的岁月. 下

QINGCHUNDUSHUKE. CHENGZHANG DE SUIYUE. XIA

出品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蒋鸿雁 谢芳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责任校对 黄海燕
书籍设计 韩湛宁
插页设计 李晓光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39 (批发) 83460397 (邮购)
排版制作 深圳市思成致远创意文化有限公司 Tel: 0755-82537697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10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
定 价 32.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上编 热爱生命

初心看世界

培养一名科学家

【美国】理查德·费曼…………… 003

巴金和一个孩子的故事

【中国】鲁景超…………… 009

初 心 【中国】张晓风…………… 015

幸福的篮子

美腿与丑腿 【美国】富兰克林…………… 018

谁使她变美 【美国】F.奥斯勒…………… 020

幸福的篮子

【苏联】尤·沃兹涅先斯卡娅…………… 022

给青年的11条准则

【美国】比尔·盖茨…………… 024

慈父家训 【中国】卢佩蕊…………… 026

对儿子的祈祷 【美国】麦卡逊…………… 028

人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

像大麦那样 【美国】沙拉·迪斯德尔…………… 029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美国】海伦·凯勒…………… 030

家有灾祸时 【英国】查尔斯·兰姆…………… 037

秋天的怀念 【中国】史铁生…………… 043

勃朗特三姐妹和弟弟

【美国】保罗·哈维…………… 045

热爱生命

最后一片叶子 【美国】欧·亨利…………… 047

盲厨师 【苏联】巴乌斯托夫斯基…………… 053

小丑的眼泪 【奥地利】约·马·齐默尔…………… 057

一碗清汤荞麦面 【日本】玲木立夫…………… 062

热爱生命 【美国】杰克·伦敦…………… 066



目录

百年树人

- 拥你入睡 【中国】肖复兴……………072
- 致吾女 【中国】陈建功……………075
- 你应当成为一个俄罗斯人
- 【俄国】赫尔岑……………077
- 把自己打扮得尽可能美丽
- 【德国】黑塞……………079
- 志趣与美 【苏联】苏霍姆林斯基……………081

我的父亲

- 父亲的歌 【美国】玛·摩·黑尔格……………087
- 父亲的信 【美国】拉里·巴特森……………090
- 纸雁儿 【中国】苏叶……………092
- 渔父 【中国】简媅……………095
- 父亲 【苏联】邦达列夫……………104
- 纪念 【中国】王小龙……………107
- 父亲和我 【中国】吕德安……………110

我的母亲

- 母爱的较量 【中国】肖潇……………112
- 我的母亲 【法国】罗曼·加里……………116
- 丑娘 【中国】李兆权……………122
- 母亲的羽衣 【中国】张晓风……………124
- 上帝创造母亲时
- 【美国】爱玛·邦拜克……………128
- 无缘坂 【中国】张承志……………130
- 母亲从冰冷的石旁捡起……
- 【瑞典】拉格奎斯特……………134
- 小小儿的请求 【中国】应修人……………136
- 纯棉的母亲 【中国】于坚……………138



下编

敬畏青年

你们不要忘记翠鸟的名字

- 敬畏青年 【法国】阿尔伯特·史怀泽 143
- 青春 【中国】苏雪林 147
- 你们不要忘记翠鸟的名字
- 【德国】克·布吕克纳 151
- 女儿性 【中国】胡晓明 154
- 说说“绅士” 【中国】程乃珊 156
- 恋海热 【英国】梅斯菲尔德 158
- 青春万岁 【中国】王蒙 159

内心的成长

- 父亲与我 【瑞典】拉格奎斯特 161
- 遥远的岛 【芬兰】别卡宁 165
- 星星变奏曲 【中国】江河 170
- 做一棵苍凉的白菜 【中国】王小妮 172
- 另一种珍爱 【中国】乔叶 175

人间一刻

- 匆匆 【中国】朱自清 177
- 人生的七个时期 【英国】莎士比亚 179
- 扫帚把上的沉思 【英国】斯威夫特 180
- 小儿的睡相 【日本】有岛武郎 182
- 如果我能重新开始一生
- 【美国】爱玛·洛蒙贝克 183

人心温暖

- 迷途笛音 【美国】佚名 184
- 哦！冬夜的灯光
- 【英国】莫里斯·吉布森 186
- 这条小鱼在乎 【美国】佚名 188
- 不速之客 【中国】梁晓声 190
- 圣诞老人真的存在吗？
- 【美国】弗朗斯·比·恰奇 194
- 小小的手，你不是我的手
- 【瑞典】拉格奎斯特 196



凡人英雄

- 另一种坚持 【中国】廖玉惠……………197
- 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
 【法国】玛格丽特·杜拉斯……………199
- 纯洁(2则) 【中国】王开岭……………201
- 第十二座雕像 【中国】邓琮琮 张建伟…204
- 梦牵魂绕的诗篇 【中国】邱兵……………209
- 藏羚羊传奇
 【中国】野牦牛青年队网络工作室…214
- 唐山大地震 【中国】钱钢……………221

同龄人的世界

- 草地上的精灵(3则)
 【美国】爱玛·邦拜克……………229
- 这是我的私生活
 【美国】比尔·考斯比……………237
- 我所看到的美国小学教育
 【中国】高钢……………239
- 做日本第一流的…… 【日本】砂田弘…243
- 回旋舞 【法国】保尔·福尔……………249
- 燃亮蜡烛而不只是诅咒黑暗
 【加纳】科菲·安南……………250
- 儿童和平条约 【联合国】佚名……………253
- 珍藏本后记……………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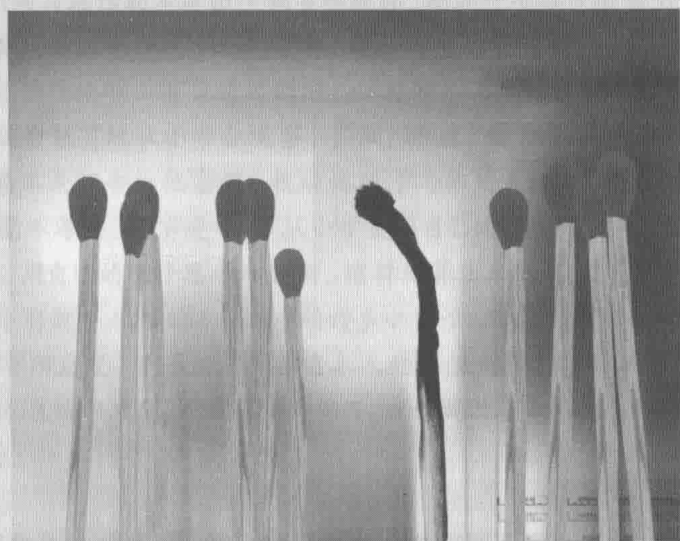


成长的岁月

热爱生命

YEARS OF GROWING UP

上编



生活中没有旁观者，
我们来到人世，
唯一拥有的是自己的生命。
珍爱生命，
是人的第一天职。

【美国】理查德·费曼

李沉简 徐杨 译

培养一名科学家^①



003

理查德·费曼(1918~1988)从小是个顽童,然而是一个“科学顽童”,他的胡闹与恶作剧不是出于顽劣和破坏,而是一个孩子顺着好奇的天性,通过自我亲证来寻找事物的答案,这是可贵的科学精神。这种探索精神,来自父亲对他从小有目的的训练。如何培养一名科学家?费曼现身说法,讲述父亲教育他从小学会观察、实证、推理,诱导他对世界产生探究的兴趣,而不是只告诉他答案;教给他科学思维的方法,也教给他“对某些东西的毫不尊重、毫不遵守”。从小学会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手亲自试一试、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和判断,这样培养出来的不仅是一个科学家,更是一个有健全人格的人。文中的许多小例子,对我们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应该有所启发。更多的有关作者本人的个性鲜明的有趣例子,可以在费曼的两本自传中读到,它们是《别闹了,费曼先生》和《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

我的一个朋友是位艺术家,他和我常常在一个问题上看法不同。他会拿起一枝花,说:“看这花多漂亮。”我很同意;可紧接着他会说,“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可以看到一枝花是多么美丽。可你们科学家总是把它分解支离,弄得干巴、枯燥无味。”我觉得他有点头脑不清。

首先,他所领略的美也同样能被我和其他人看到。尽管在艺术美学上我不如他那么训练有素、品位细致,但是一朵花的美丽我总还是会欣赏的吧!其次,我从这朵花里领略的比他要多得多。我能想见花里边的一个个细胞,它们也很美。美不仅存在于肉眼可见的度量空间,而且也存在于更细微的度量空间。在这微量空间中,细胞有着精妙复杂的功能和过程。花的漂亮颜色在进化史上的功能是吸引鸟儿替它们传播花粉,这也意味着鸟儿必须能看见颜色。这就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们的美感是不是其他低等一点的动物也有呢?这些有趣的问题都是在有

① 选自理查德·费曼《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李沉简、徐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了科学知识之后才能提出的，它们在视觉美感之上又增加了一层神秘和奇妙，让人更惊叹不已。我觉得科学只会增加并丰富美，绝不会减少它。

我一直是个一门心思做科学的人，尤其在年轻的时候更是心无旁骛。在那时候，我既无时间也无耐心来学习人文方面的东西。大学课程有人文方面的必修课，我也是绞尽脑汁逃避。一直到我年纪比较大了，比较轻松了，我才有了些闲暇，学了点绘画，做了些阅读。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专门的一个人，没有广博的知识。我只有很局限的智力，只好把它用在某一个特定的方面。

在我出生前，我父亲对母亲说，“要是个男孩，那他就要成为科学家。”当我还坐在婴孩椅上的时候，父亲有一天带回家一堆小瓷片，就是那种装修浴室用的各种颜色的玩意儿。我父亲把它们叠垒起来，弄成像多米诺骨牌似的，然后我推动一边，它们就全倒了。

过了一会儿，我又帮着把小瓷片重新堆起来。这次我们变出了些复杂点儿的花样：两白一蓝，两白一蓝……我母亲忍不住说：“唉，你让小家伙随便玩不就是了？他爱在哪儿加个蓝的，就让他加好了。”

可我父亲回答道，“这不行。我正教他什么是序列，并告诉他这是多么有趣呢！这是数学的第一步。”我父亲就是这样，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认识这个世界和它的奇妙。

我家有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父亲常让我坐在他的膝上，给我念里边的章节。比如有一次念到恐龙，书里说：“恐龙的身高有25英尺，头有6英尺宽。”父亲停顿了念书，对我说：“唔，让我们想一下这是什么意思。这也就是说，要是恐龙站在门前的院子里，那么它的身高足以使它的脑袋凑着咱们这两层楼的窗户，可它的脑袋却伸不进窗户，因为它比窗户还宽呢！”就是这样，他总是把所教的概念变成可触可摸，有实际意义的东西。

我想象居然有这么这么大的动物，而且居然都由于无人知晓的原因而灭绝了，觉得兴奋新奇极了，一点也不害怕会有恐龙从窗外扎进来。我从父亲那儿学会了“翻译”——学到的任何东西，我都要琢磨出它们究竟在讲什么，实际意义是什么。

那时我们常去卡次基山，那是纽约市的人们伏天避暑消暑的去处。孩子们的父亲工作日都在纽约干活，周末才回家。我父亲常在周末带我去卡次基山，在漫步于丛林的时候给我讲好多关于树林里动植物的新鲜事儿。其他孩子的母亲瞧见了，觉得这着实不错，便纷纷敦促丈夫也学着做。可是这些丈夫不理她们。她们便来央求我父亲带她们的小孩去玩。我父亲没有答应，因为他和我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不想让别人夹杂进来。于是，其他小孩的父亲也就只好带着他们的小孩去山里玩了。

周末过去了，父亲们都回城里做事去。孩子们又聚在一起时，一个小朋友问我：“你瞧见那只鸟儿了吗？你知道它是什么鸟吗？”

我说：“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他说：“那是黑颈鹅呀！你爸怎么什么都没教你呢？！”

其实，情况正相反。我爸是这样教我的——“看见那鸟儿了么？”他说，“那是只斯氏鸣禽。”（我那时就猜出其实他并不知道这鸟的学名。）他接着说，“在意大利，人们把它叫作‘查图拉波替达’，葡萄牙人叫它‘彭达皮达’，中国人叫它‘春兰鹑’，日本人叫它‘卡塔诺·特克达’。你可以知道所有的语言是怎么叫这种鸟的，可是终了还是一点也不懂得它。你仅仅是知道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人怎么称呼这只鸟罢了。我们还是来仔细瞧瞧它在做什么吧——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于是很早就学会了“知道一个东西的名字”和“真正懂得一个东西”的区别。）

他又接着说：“瞧，那鸟儿总是在啄它的羽毛，看见了吗？它一边走一边在啄自己的羽毛。”

“是。”我说。

他问：“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说：“大概是它飞翔的时候弄乱了羽毛，所以要啄着把羽毛再梳理整齐吧。”

“唔，”他说，“如果是那样，那么在刚飞完时，它们应该很勤快地啄，而过了一会儿后，就该缓下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他说：“那让我们来观察一下，它们是不是在刚飞完时啄的次数多得多。”

不难发现，鸟儿们在刚飞完和过了一会儿之后啄的次数差不多。我说：“得了，我想不出来。你说道理在哪儿？”

“因为有虱子在作怪，”他说，“虱子在吃羽毛上的蛋白质。虱子的腿上又分泌蜡，蜡又有螨来吃，螨吃了不消化，就拉出来黏黏的像糖一样的东西，细菌于是又在这上头生长。”

最后他说：“你看，只要哪儿有食物，哪儿就会有某种生物以之为生。”

现在，我知道鸟腿上未必有虱子，虱子腿上也未必有螨。他的故事在细节上未必对，但是在原则上是正确的。

又有一次，我长大了一点，他摘了一片树叶。我们注意到树叶上有一个C形的坏死的地方，从中线开始，蔓延向边缘。

“瞧这枯黄的C形，”他说，“在中线开始时比较细，在边缘时比较粗。这是一只蝇，一只黄眼睛、绿翅膀的蝇在这儿下了卵，卵变成了像毛毛虫似的蛆，蛆以吃树叶为生。于是，它每吃一点就在后边留下了坏死的组织。它边吃边长大，吃得



也就越多，这条坏死的线也就越宽。直到蛆蜕变成了蛹又变成了黄眼睛、绿翅膀的蝇，从树叶上飞走了，它又会到另一片树叶上去产卵。”

同上一例一样，我现在知道他说的细节未必对——没准儿那不是蝇而是甲壳虫，但是他指出的那个概念却是生命现象中极有趣的一面：生殖繁衍是最终的目的。不管过程多么复杂，主题却是重复一遍又一遍。

我没有接触过其他人的父亲，所以在当时我并不懂得我父亲有多么了不起。他究竟是怎么学会了科学最根本的法则：对科学的热爱，科学深层的意义，以及为什么值得去探究？我从未问过他，因为我当时以为所有的父亲都理所应当知道这些。

我父亲培养了我留意观察的习惯。一天，我在玩马车玩具。在马车的车斗里有一个小球。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小球的运动方式。我找到父亲，说，“嘿，爸，我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当我拉动马车的时候，小球往后走；当马车在走，而我把它停住的时候，小球往前滚。这是为什么呢？”

“这，谁都不知道。”他说，“一个普遍的公理是运动的物体总是趋于保持运动，静止的东西总是趋于保持静止，除非你去推它。这种趋势就是惯性。但是，还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你瞧，这是很深入的理解，他并不只是给我一个名词。

他接着说：“如果从边上看，小车的后板擦着小球，摩擦开始的时候，小球相对于地面来说其实还是往前挪了一点，而不是向后走。”

我跑回去把球又放在车上，从边上观察。果然，父亲没错——车往前拉的时候，球相对于地面确实是向前挪了一点。

我父亲就是这样教育我的。他用许多这样的实例来讨论，没有任何压力，只是兴趣盎然的讨论。它在一生中一直激励着我，使我对所有的科学领域着迷，我只是碰巧在物理学中建树多一些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上瘾了——就像一个人在孩童时尝到什么甜头，就一直念念不忘。我就像个小孩，一直在找前面讲的那种奇妙的感受。尽管不是每次都能找到，却也时不时地能做到。

在那时，比我大三岁的表哥正在上中学。他对代数头痛之极，所以请了一个补习教师。当补习教师在给他上课时，我被允许坐在一边。我会听到表哥在念叨X。

我问表哥：“你在干什么？”

“我在求X的解，比如，在 $2X+7=15$ 的方程里边……”

我说：“你指的是4。”

“是。不过你用的是算术法，可该用的是代数法。”



幸运的是，我学过代数，不过并非通过学校的教育，而是读了我阿姨家阁楼上的一本旧科教书。我懂得了代数的最终目的不过就是找出X是什么——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对我来说，“算术法”和“代数法”是没什么区别的。“代数法”仅仅是一连串的步骤，你可以不加理解地教条式地盲从：“从方程的两边都减去7；然后两边都除以X前边的因数”之类。这些步骤可以引导你得到答案，即使你根本对所做的没有任何理解。这些步骤的发明是为了让所有的学生都能通过考试而已。所以，我的表哥一直没有真正领会代数。

我们地区的图书馆有一套数学丛书。第一本叫《实用算术学》，还有《实用代数学》《实用三角学》（我从那本书学了三角学，不过我并没有真的理解它，所以很快就忘了）。在我大约13岁的时候，图书馆进了《实用微积分》。那时我已经从《大百科全书》上得知微积分学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所以我觉得该学会它。

当我在书架上看到那本《实用微积分》时，我大为兴奋。可当我在借书的时候，图书管理员瞧了瞧我，说：“你这小家伙，借这书干啥？”

我觉得别扭，于是说了谎。我说是为我父亲借的。这次是我人生中为数极少的几次撒谎的场合之一。

我回家开始用它学微积分。对我来说，它似乎很简单明了。我父亲也开始读它，却弄得糊里糊涂。于是我开始向他解释。我从来没想到他的智力也是很有限的，所以有点失望。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某些方面，我已经学得比他多了。

除了物理，我父亲还教了我另一样东西——也不知是对是错——那就是对某些东西的毫不尊重、毫不遵守。有一次，我还很小，坐在他腿上读新出的凹版印刷的《纽约时报》，看见一幅画，上边是一群教徒在向教皇叩首。我父亲说：“瞧这些人，都对另一个人叩首。他们有什么区别呢？因为那个人是教皇。”——他痛恨教皇。他说：“他只不过戴着一顶教皇的皇冠罢了。”（要是个将军，我爸会说是“他的肩章罢了”——反正是穿戴着的外在的东西。）接着，他说：“这教皇也是个人，他有着所有人共同的优缺点，也要吃喝拉撒，也是一个人罢了。”顺便提一句，我父亲是做制服的商人，所以他知道一个人穿着官服和脱去它，底下还是同样的人。

我想他对我的成绩是挺满意的。一次，我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家，他说：“现在你在物理方面懂得多了。我有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我问他那是什么问题。

他说：“当原子从一个状态跃迁到另一个状态时，它会发散出一个叫光子的粒子。”

“对。”我说。



“那么，光子是预先就包含在原子之中的喽？”他问。

“不，光子并没有预先存在。”

“那，”他问，“它从哪儿来的呢？怎么就钻出来了呢？”

我试图解释光子数是不守恒的，它们是由电子的运动而产生的。不过，我解释不清楚。我说：“比方说，我现在说话发出的声音，它并不预先就存在于我之中啊。”（这好比有一次我的小孩突然声称他不能说“猫”这个词了，因为他的“词汇袋”用完了。就像人并没有一个会被用完的“词汇袋”，原子也没有一个“光子袋”。）

父亲并不满意我的回答。我也始终未能教会他不懂的东西。从这方面来说他没有成功：他送我上大学去寻找答案，可他却没能找到。

我母亲对科学丝毫不懂，可她对我的影响也非常大。尤其是，她特别有幽默感。从她那儿我懂得：理解世界的最高境界是欢笑和广博的同情心。



【中国】鲁景超

巴金和一个孩子的故事^①

“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你记住，长大了永远也不向任何人下跪。”这是巴金给一个孩子的留言，也是一个文学大师对文学的认识，一个有良知的老知识分子对晚辈的人生忠告。一个写了一辈子，思考了一辈子的作家，他的人生结晶常常就是一两句金玉良言，他用生命验证过的朴素真理，也是最希望下一代吸取生活教训。一个成人不把孩子放在眼里，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过。巴金的一生，用一颗温暖的心体贴世界，关爱孩子。他的生活和语言、文字，都有自觉的历史使命感，串联起过去和未来。

我丈夫张镔当了二十来年“右派”，好不容易才盼到苦尽甘来，五十多岁又得了一个宝贝女儿，这孩子简直就是他的命。

女儿叫苗苗，还是在苗苗牙牙学语的时候，她就知道了——巴金。由于工作关系，张镔几乎每年都要到上海或杭州去看望巴老。当邻居们问起苗苗：“你爸爸上哪儿出差去啦？”小家伙就会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说：“上巴金了。”这天真的回答，常常引来一阵阵笑声。在她的心目中，“巴金”也许是一个美好的地名。那时候，女儿毕竟太小了，她实在不懂得这两个字的分量。

1990年的秋天，张镔去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之家”，看望正在那里休息的巴老。临别前，他委婉地请求巴金先生给苗苗题上几句话。没想到，先生竟然非常认真地写了一段发人深省的文字箴言：

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

^① 选自钱理群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名作·散文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写给
苗苗！

巴金

1990年10月5日

看到巴金先生写的这段话，周围的人都笑了。有人说：“巴老，他的孩子才两岁，怎么能看得懂这些话呢？”

巴金先生也笑了，他说：“那也好嘛，等她长大了再给她看，那时候她就能看懂了。”

我们曾经一遍遍地把这段话念给苗苗听，她虽然还无法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但在那幼小的心灵里，巴金爷爷却和“文学宝库”以及“纯洁”“善良”等词语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打这以后，只要爸爸去上海或杭州，苗苗总忘不了给巴金爷爷画一幅画，而巴老只要见到张锬也总忘不了打听一下苗苗的情况。有一回，张锬和作家协会的几位同志一起到上海华东医院去看望巴老，道别后，他们几位已经走到了病房的门口，巴老又把张锬招呼了回来。大家都以为巴金先生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交代，可怎么也没想到，老人竟拉着张锬的手吩咐了一句：“问苗苗好！”

在巴金先生送给我们的一些书中，有两本是专门给苗苗的。一本是《巴金童话故事集》，一本是《巴金杂文自选集》，两本书的第一页上都留下了老人那有些颤抖的字迹：“送给苗苗。巴金。”

苗苗还认不得多少字，我们便根据孩子的理解程度从中挑选了些篇章，一边给她讲解，一边用录音机把文章录下来。听的次数多了，小家伙居然能完整而流利地背诵出巴金先生的好几篇作品。那年“六一”，电台邀请苗苗去朗诵《愿化泥土》。开始，听孩子奶声奶气却又正经八百地朗诵文学大师的作品，编辑和录音师们都觉得挺滑稽、挺好玩，一个个捂上嘴忍不住偷偷地笑，可听了一会儿，尤其是听苗苗最后朗声道：“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与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在场的大人又一个个被孩子的真情表达感动了。录音师含着眼泪将苗苗抱在怀里问：“怪事儿，你这小小的脑子怎么会理解这么深，懂得这么多呢？”苗苗也奇怪地眨巴着眼睛反问他：“巴金爷爷说的话，我怎么会不懂呢？”

1993年，由巴金先生亲自担任会长的中华文学基金会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作为基金会总干事的张锬，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重量。他总是早出晚归，连节假日也很少休息。有一段时间，他连续开了六个晚上的会，每晚都要到电梯停止运行后才能回来。我担心他累了一天再爬十六层楼身体吃不消，就和女儿一道拉

